



瓜棚夜話

刘国栋◎ 著

瓜棚夜话

刘国栋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瓜棚夜话 / 刘国栋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4. 7

(芭蕉客文丛 / 徐涛, 西子, 黄莽主编)

ISBN 978-7-5126-3018-5

I. ①瓜…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2847 号

芭蕉客文丛·瓜棚夜话

作 者 刘国栋

责任编辑 郭 强

出版发行 团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 编 100006

电 话 (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5×210 1/32

印 张 5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018-5

总 定 价 180.00 元



目录

CONTENTS

瓜棚赋(代序) 001

瓜棚往事

母亲的纺车、织布机及其它 001

难忘那过年的鞭炮声 006

那场风 那场雨 009

房子变奏曲 012

瓜棚趣事 014

煤的故事与烤火盆 017

婉转凄厉大风声 019

洗澡趣事 021

最难忘那挑水的场景 024

消失的小站 027

家乡的红枣 029

001

- 032 我家的几棵树及门前那块地
034 睡伴儿及露天睡
036 露天电影·唱戏
039 难忘那种说唱声
043 麦收时节
048 车的故事
050 最悦耳动听的大合唱
053 我们村的几个“能人”
056 自制冰棍儿
057 打夯 盖房
060 难忘的几样零食
062 推磨
064 扫房 晒白菜 腌咸菜
066 评比栏 忆苦饭 毛主席语录
069 玩 鹰
072 我的几个第一次
074 电话线 大喇叭 电视机
076 大铁牛
078 拉大锯及其它
080 防震棚那些事
083 摔胶泥及其他
085 风 轮
087 几种难忘的游戏
089 抵拐与摔跤
092 打杂 儿
094 枪的故事

瓜棚游记

- 096 彩云之南 留恋忘返

畅游聊城	103
承德四题	106
初吻衡水湖	112
九寨异水	115
野山坡、龙庆峡掠影	120
新郑雨中拜祖	122
帝陵之魁——清东陵	127
第一次亲近大海	131
到怀柔去	135
赴太原略记	137
畅游汾河公园和湿地公园	139
魂牵梦绕白洋淀	141
济南二景	145
疾走冀鲁豫苏皖,瞻仰包公祠	147
济南红叶谷、九如山瀑布群一日游	150
井冈山、庐山之行	154
暮春江南赏景	157
乐亭李大钊纪念馆	169
令我神往的泰山	171
闽、浙、沪之行掠影	175
南京印象	182
宁夏二景	185
蓬莱、长岛行记	187
秦皇岛、北戴河、山海关、南戴河、昌黎印象点滴	192
青岛——美丽的海滨城市	194
清西陵、易水湖、蚕姑砣行记	196
曲阜——中国儒家文化的朝圣地	200
日照、沂水二日游略记	204
司马台、金山岭长城攀登游记	208
天津水上公园、盘山掠影	212

- 213 威海依稀印象
- 214 微山湖、徐州、连云港一瞥
- 216 西安、延安行随笔
- 226 游山玩水云台山
- 231 越南之行印象点滴
- 235 再见沧州铁狮子
- 237 正定隆兴寺掠影
- 239 张家界美景采撷

母亲的纺车、织布机及其它

当教师时教过朱德的《母亲的回忆》一文,无不充满对母亲的无比崇敬。其实不论伟人还是凡人,世上最伟大而无私的爱就是母爱。我想每个人对母亲的回忆都能写出一部书,她们的事迹总也述说不完,她们的所作所为既平凡而又感人。

记事时起第一件记忆深刻的是和母亲一起去姥姥家,母亲捋个包袱领着我,跌跌撞撞,觉得路好远好远。出村西行走到仓上河堤上时,回望村子,觉得那么遥远而渺茫,还带些恐惧。心想,出去那么远还能回来吗。跨过仓上大桥沿北河堤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继续西行,走到一个拐弯处歇歇脚,母亲从包袱里拿出来一个大包子给我吃。然后拐下河堤,在庄稼地里的小道上走啊走,跨沟爬坡也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来到姥姥家的村边。从村的东北方向下去穿过一个苇子湾,再爬上一个大坡就到了。我对姥姥姥爷的印象并不太深,好像那时姥爷已经不在世了。模糊中好像记得姥姥就去过我一次,也不记得她是在我多大时去世的。等稍大些母亲再回舅舅家就不带着我了。那时总觉得母亲去走亲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总也不情愿让母亲去走亲戚。去上一天就觉得离开有好长好长时间,在家里失去了依靠,那种失落和空虚很难受,很难熬,总盼着母亲早点回来,快点回来。一天中要到门口、街上、村口去看好几次。尤其到傍晚会在村口等好长时间,等到母亲回来立即就踏实温暖起来,哪怕不吃饭也不觉得饿。

第二件记忆深的就是我和一个伙伴在队里一个院子里玩铁铸

的水车，水车上有许多或大或小或平着或立着的齿轮很好看。一不小心我的手被挤了进去，当时鲜血直流嚎啕大哭，母亲来了以后，抱着我就朝离我村六七里远的燕台卫生院奔去。都是羊肠小道儿，从家往北走，在东油周一架破旧的木桥上过去，在其村东一直往北。抱一阵背一阵领一阵，还一个劲儿的哄着我。记得在姬家院村南有很大一片枣树林，羊肠小道儿在枣林里穿过，然后就到了卫生院。上药的过程已经记不得了，但那次手伤得很厉害，右手的食指指甲被挤掉了，至今我的这根指头的指甲始终呈“脊形”，长出来就自然分成两片，我估计就是那次挤伤造成的。

我与母亲之间发生的最多的故事都是在纺线、织布、做衣服上。我们这一代人家家孩子多，忙吃忙穿的日子真的很艰难。我家兄弟们多姊妹少，一家人穿衣吃饭大都靠母亲一人忙活，连个帮手都没有，所以许多该女孩子干的活儿，在耳濡目染中我也学会了不少，多数情况下是我帮着干。那时摘棉花、轧棉花、弹棉花、“风棉絮”等都是生产队集体干，然后按人口或工分儿分到各户各家。母亲到晚上就纺线，一架简易纺车，一头是一个直径半米多的大轮子，另一头是一个小“轮子”——即一根细长的“定杆儿轴儿”，两头尖尖，中间一凹槽，一根细绳子连着大轮子。先搓“布吉”，找一块大青砖，捏一团棉絮撕成薄薄的一片片平铺在青砖上，左手把一根“挺杆儿”（顶着高粱穗的一截光滑杆）搭在铺好的棉絮片上，右手握着一块平滑的木板卷着絮片向前一推一搓，絮片就被卷成一个松软蓬松的筒儿（为便于抽出线来）叫“布吉”。把“布吉”夹在左手的几指间，拇、食指捏住一头，其余的别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小指翘起象“兰花指”。右手摇动纺车大轮子，这边的“定杆儿轴儿”就飞快的转起来，让“布吉”上的一点点儿一丝丝儿棉絮挂在“定杆轴儿”尖儿上，利用快的转速，左手慢慢抻拉，就会吐出又细又长的线来，等抻到一定长度左手向后扬到极限，然后“唰”地瞬间把抻出来的线快速地送回到“定杆轴儿”上，然后再从“定杆轴”尖上慢慢抽出一截线，再送上，缠绕上，如此反复，觉得十分神奇。这是个技术量很高的手艺，让

一团棉絮在大小轮子的转动过程中抽出线来,最关键的所有技巧是在左右手的配合上。右手摇轮子速度的快慢,左手抻拉的力度的大小,快与慢,轻与柔的技巧不是三五天能学到手的,许多姑娘要学练很久才会纺线。那时没有电灯,点上一盏煤油灯,晚饭后母亲就坐在炕头,慢慢地不停地摇起纺车来。纺车发出“嗡……嗡……嗡……”有规律有节奏的响声,纺车带起的风吹得油灯一闪一闪的。我趴在被窝里,母亲有时说歌谣有时猜谜语有时讲故事有时哼小曲。纺车发出的“嗡……嗡……嗡……日——”,“嗡……嗡……嗡……日——”的圆润的响声宛然一首催眠曲,那么温柔,那么悠扬,那么深沉,那么悦耳,那么绵长,那么香甜。有时我不用看母亲纺线,仅凭那声音的变化就能知道母亲那娴熟的每一个动作和优美的姿势。(我识字后,对汉字“女”字的理解认为就是女人盘腿张臂纺线姿势的象形描写。)我常常在美妙的音律中进入梦乡,而母亲的纺车摇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到第二天,炕头的小簸箩里就堆起五六个大线穗子。

第二道工序就是“拐线”,将大线穗子上的线绕到一个“工”字形的线拐子上,这样就把数个线穗子变成了一把粗的“线环”,接着将一把把线放到米汤里煮泡叫“浆线”,为的是让线变硬变韧有劲。如果要织花布(彩色)就要用染色在锅里煮染线。接下来是“落线”,左边是一个落线架子,一个木墩上竖着一根铁棍儿,顶穿着一个由两块木条儿钉成的十字架上,把“拐”好的线架上,右边是一个“线落子”,拧着落子转就把线缠绕到“落子”上了。下一步是“牵线”,把二十几个“落子”立在墙根下,墙面上固定挂上一根长绳儿,长绳儿上缀着数十个光滑的五颜六色的玻璃“指环”。把每个“落子”上的一根线穿过每个“指环”,再把数十根线收拢到一起成为一缕。在地上相距十来米的两端分别砸上七八个木橛子,一般三个人,一个人牵着那一缕线来回走,走到这头递给这边的人,这个人接过线来挂在橛子上,再走到那头递给那边的人,那人接过线来也挂到橛子上,这个活儿叫“挂橛子”,目的是把这些线都接在了一起,挂线时不能反着

挂,搅了就麻烦了。下一道工序叫“镶线”,把“落子”上的线挂到木橛子上以后,最后起线时,从一端把这些线收成一大团,“镶线”时把这一大团线放在一个木板上,那头用一个大的镶线板,把这些线分成二十几小缕,镶线板后面是高架着的一个大的缠线轴。一个人用一个线刷子把每缕线都刷几遍,为使其不粘连在一起,清清楚楚的。大线轴边缠绕镶好的线,边不断垫上一根根一米长的细木杆儿,把一层层分开,不使其粘连乱线。

接下来是关键的一道工序——“掏缂”,把“镶好”梳理好的那一大轴线,要一根根填塞进一个叫“杼”的工具里,“杼”是竹制的有一米长,20厘米高,是由一片片紧密而精致的竹篾片儿组成。竹篾片儿之间的缝隙极小,密密麻麻的一排有上千片,要把所有的线一根根穿进“杼”里,它后面是一个“缂”。每片篾缝之间只能有一根线,既不能每缝里有两根线,也不能漏掉——“篾缝”里没有线——这是决定织出的布质量好坏的关键一环,要清清楚楚丝毫不差。我常干“递缂”这活儿,我在“杼”这边一根根“递”,母亲在“杼”那边用一柄比筷子长的扁薄的竹篾签儿,它头上有一个小缺口儿,母亲把竹篾签儿在“杼”的竹篾缝隙捅过来,我极认真小心地把一根细线挂在那个缺口上,母亲就用“篾签儿”把这根细线挑过去,再挨着又捅过来,我再递挂上一根线,又挑过去,如此连续反复进行。这活儿要极认真不能出错,半天干不完,有几千根线就要重复“掏缂”“递缂”几千次,很繁琐细致。此道工序完后就把大线轴(经线)连同“缂”架到织布机上待织。下一道工序是“绕梭线”即纬线,先在筷子粗细七八厘米长的苇管儿上缠绕上白线(或彩线),绕成数十个拇指粗细两头尖的“小线槌儿”,然后把“小线槌儿”穿在光滑的竹签子上或铁签上子,再把它塞进织布梭里。“梭”象一个鱼形,黄色、深红色、黑红色都有光亮滑润,最后就可以织布了。坐在织布机上还有许多细小的工序,把线头缠在织布轴上,原先的那些线变成了上下交叉的两部分即两大片线。两只脚轮换踩踏踏板,两大片线就会交叉形成一个空隙,然后右手持梭从空隙里向左边扔穿过去,左手接住“梭”,这时脚踏一下,左

手再向右边扔穿过去,再踩踏一下,就这样“经线”和“纬线”相互交织编织着,还不断用“撞板”撞一下,以便让线与线结合的紧密些结实些。这样如此反复,在不断地踩踏和不停地“穿梭”间,一厘米两厘米的“布”就织出来了。只听“咣当当!咣当当!吱扭扭!”的声音响个不停,铿锵有力能传出去好远。“穿梭”更是个技术活儿,不能穿到线外面去。一架织布机占半间屋子,是那时必备的家庭工具。一有空母亲就坐上织布机去织布,一块布要织上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有时织出的是纯白布,有时则是花布,五颜六色,有花条的也有花格的。新织出来的布虽然有些粗糙,但那种新鲜感,那种纹理、图案鲜艳夺目。母亲织完一匹布,从织布机上卸下来放到柜里,到时用来缝制衣服或被褥。到晾晒时,在大院子的铁丝上展开挂上,随风摆动,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和用巧手与辛勤的汗水编织成的美丽的锦缎。穿上母亲亲自织出的布,亲手缝制的新衣裳,那种高兴的感觉无以言表。那时从头到脚所有穿戴几乎都是由母亲亲手做的。“抵衬”——找出不能再穿的旧衣裳拆了洗了晒干,用早晨吃了剩下的粘粥在菜板上一片片一层层粘贴在一起,再沾到墙上晒干后揭下来叫“衬”,把“衬”剪成一层层再用面粉浆糊叠粘成一厘米厚的鞋底子,用自己搓的线绳纳鞋底、缝鞋帮,做成一双双新鞋。到冬天做棉裤棉袄,里面蓄上新的棉絮,又肥又软又瑣。那时母亲们都有一个针线包或针线簸箩,我母亲的针线包是红砖色的很旧,每到做针线活儿就拿出来展开,里面是针、顶针、锥子、剪子、“鞋样子”等等。当然母亲做饭更不在话下,做的饭都美味可口,尤其炸的“裸子”(油条)比现在卖的要好得多,和的面的柔软度、掌握油温的火候儿、炸出的“裸子”色泽红黄红黄的黄橙橙油亮亮、蓬松的程度,一个个大“裸子”肥肥胖胖的十分诱人。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剪窗花、唱小曲,爱干净屋里屋外都拾掇得利利索索。

难忘那过年的鞭炮声

想用文字记录下过年时鞭炮声的念头，在脑海里已萦绕了三十多年了，尽管不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语言来表述那种壮观的景象，那浓烈的气氛，那亲切的感受更准确更合适，但岁月越久那种记忆越绵长，越深远，越恒久，越嗜爱。

大约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的時候，平静的日子里偶尔不知从哪儿传出来一两声鞭炮的响声，就把孩子们的神经吊了起来。断断续续的大街上胡同里天空传来几声响亮的鞭炮声，越接近年关响声越多响声越密，有时一天中能响起几十次了，孩子们就开始为满足自己能放上鞭炮而绞尽脑汁了，有意识地攒钱，开始磨大人要几毛或找些破烂卖点钱。先买几包“小摔炮”，是拇指般粗细，两厘米长短，灰黑旧报纸裹着的药包。拇指、食指、中指捏持着高高扬起胳膊然后用力向硬地上一摔，“爆”的一声，或向墙上摔，或趁人不备猛地摔响在别人脚下，把人吓一跳。有时也买上一挂鞭，把鞭辫拆开，衣兜里装上三五根和伙伴们凑在一起放，舍不得一次放完，隔十分二十分钟才放一根。或插在墙缝里炸响后蹦下一块砖皮，或埋在土堆里炸得尘土飞扬，或放在半截玻璃瓶子里一炸成“枪林弹雨”，或手里点着等到立即炸响的瞬间扔向空中“当”的一声，碎纸屑如天女散花。有时也插在雪堆里、冰窟窿里或故意扔进人群里放，花样百出都是恶作剧。有时拣一个哑鞭用来“呲花”，把鞭折折，中间露出黑灰色的药，插在砖缝里，用火柴点燃药面“哧——噗——”的一声，喷出

一束火花,升起一团烟雾,飘出一股火药味。或者把鞭纸剥开,把几个鞭的药面倒在一张纸上点燃,就产生一团烟火。

一到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噼噼啪啪的响声密集起来,人们就盼着年快快到来,盼过年好像专为能放上十几挂鞭炮。尤其盼望腊月二十六的东光大集,赶大集上鞭市看热闹。放了寒假几个伙伴到鞭市一看,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十里八乡三十里五十里各村卖鞭的都聚到一起,大车小辆,摆桌子排案子,一车车一箱箱一堆堆一摞摞,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五颜六色应有尽有。为了争生意每家都舍得燃放鞭炮比赛,清脆的沉闷的响声连连此起彼伏,人们专看谁家的“两响”拔得高响声大传得远,十几里都能听到。人们都买回不少的鞭和“两响”高高兴兴回来。

除了平常孩子们零星地放着玩儿以外,年前年后都有固定的日子得放,三十早晨中午晚上,初一早上,初五中午,元宵节中午晚上,二十五中午,二月二中午等都放。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是燃放鞭炮的最高潮,三十下午天还不太黑,有的人家就煮饺子放鞭炮了,先是零星的一两户,接着就多起来。天黑了则火光闪闪火球升天,一个比一个高,声声炸响不绝于耳。小的遍地红一千响三千响五千响的,一点着就象炒料豆似的噼里啪啦响成一片,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响起,一片片红纸乱飞。手指粗细的雷子鞭则“咣!咣!咣!”声大刺耳,震得窗户纸嗡嗡直响,炸碎的纸屑夹裹着胶泥渣从天上洒落下来。“两响”炸起震耳欲聋,一股青烟淡雾慢慢飘散,浓浓的火药味,奇特的“呛香”。……

最难忘的就是大年初一早晨的鞭炮声了,持续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响声最丰富。夜间十二点一过就响一阵子,一般凌晨两三点钟就被断断续续的鞭炮声惊醒,继而响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大。我家通常起的不早,我就躲在被窝里美美的听那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乒!乒!乒!乒!乒!乒!”“呱!呱!呱!呱!”“棒!棒!棒!棒!当!当!当!当!”这是鞭的声音,“噎——嘎——,咚——当——,嘣——

咣——，哽——岗——”，这是“两响”的声音，或近或远象暴风雨中的炸雷，又象沉闷的雷声被在什么地方挤压出来的，象激越的战鼓，象近处阵地上的火炮，又象远方阵地上传来隐隐隆隆的炮声。这时鞭声炮声混杂在一起，时远时近时大时小时低时高时稀时密时断时续，或清脆震耳或沉闷悠远，有的就在近处能判断出是前后左右的哪一家邻居，火光能把窗户映亮，有时在村子的一角的高空炸响，外村的也响起来。整个高潮要三四个小时，此起彼伏连绵十几里数十里。远处村子传来的一声声声响，不那么清脆响亮而是沉闷深远悠扬绵长，“噗，噗，噗，突，突，突”和“扑哧扑哧”的那种遥远悠扬浑厚低沉的声响极像熬着的一锅粥不断地鼓起泡泡又灭下去，又鼓起又灭下去，点点泡泡此起彼伏。想象开去，三里五村十里八乡，千家万户千里万里大江南北整个连成一片，茫茫大地黑黑原野上空，整个华夏火光映红天空，炮声连连响彻云霄，这是整个地球上全人类唯有我中华民族独有的庆丰年迎盛世欢乐祥和的场景，是何等壮观何等气魄啊，这是在天地间鞭炮的大表演，响声的大合奏，音乐的大合唱，雄壮威武的交响乐……真是“爆竹声声连千里，华夏家家过肥年”的繁荣景象。

008 随着高潮过后，声响渐稀，人们都吃完过年饺子，天也亮了，换上新衣服，三五成群开始东家西家互相串门拜年，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握手问好作揖祝福，陶醉在一片欢乐祥和当中。拜完年就去祭祖上坟，又放一阵鞭炮。这几大活动结束就开始自由活动，玩牌的，打麻将的，看电视的，也有一年之中很少见面过年见面嗑瓜子聊天的……孩子们变着花样儿继续放鞭放炮的活动。

2013年8月29日

那场风 那场雨

人生曾经历过多少场风雨谁也说不清，或杨柳春风牛毛细雨，或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或绵绵秋雨寒风凛冽等都有体会。但对于我来说有一场风有一场雨却不能不记述。

那年，我十岁左右，麦收季节的一个下午，我独自一人背个草筐去村西南的张家坟去砍猪菜。刚出村一里多路的样子，我在路上走着，忽然发现西南方向的天空变了样子，铺天盖地黄黄的一道天幕般，在五六里远的红庙村向北漫延。它是由地上通向天上齐刷刷的象一堵高高的墙，直上直下慢慢向前推进。在红庙村北又沿着宣惠河堤向东推进。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走到一块地里砍着菜。一会儿功夫那堵浑黄的墙继续向东来了，眼看来到村西二里处的大沟边了。这时觉得地上有一股风刮起，才意识到那是大暴风来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风。渐渐有风刮的感觉了，狂风越来越近了，天也暗了下来，地上的麦子和草开始动起来，我的背筐也被刮倒。眼看那堵黄墙离我只有一节地了，我不知所措。“风头”来了，呼呼地卷起了地上的尘土直扑过来，土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被大风吹了个趔趄，赶紧抓住背筐，但根本站不住脚，整个一团沙土包围了我，我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上捆好的大麦个子满地滚开了，沙土眯着眼不敢睁开。沙粒“啪啪”地直向脸上身上砸，我只好蹲在地上又趴下，筐里的几把菜早被旋得无影无踪，顾不上风声的大小，只觉得一股股沙土直往上身上扑。过了好一阵子，天渐渐亮起来，风也小了，地里没有捆好个儿的“麦扑子”早被吹得乱七八糟散落的到处都是。那时既有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也有每家的“自留

地”、“自留场”。我忽然想起奔向村南的“自留场”里去找大人，到那里一看就更惨了。大麦垛被风消去了“尖儿”，场里摊着的等着轧的麦子早被大风掀起吹得东一缕西一把的，场边的沟里都是一堆堆没轧的麦子。席子被卷着飘向空中，朝东南北肖村方向去了。后来听说张某德家在“自留场”里轧麦子，他的“席子”被旋飞了，跑到二里远的邢家地的沟里才找回来。因为大风来的突然人们来不及采取抢救措施。这是我有生以来亲历的最大的一场暴风。

1992年7月23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那时我家在县城二中住。那天妻子回娘家了，我也回老家了。傍晚回来时就觉得天气异常闷热，天也黄浑浑的要下雨的样子。我回家后发现她和孩子还没回来。那次好像也没有黑云压城电闪雷鸣暴风骤雨的恶劣天气。天快黑了，她们才回来。约晚七点多大雨下起来了，开始都没当回事，大雨暴雨是常有的事。不料雨越下越大且没有停下的意思。眼看着院里的积水越来越多，开始还能顺利的排到胡同的下水道里，后来一看和小南房的地面一平了，就赶紧到南屋拾掇东西。谁知不一会积水就浸漫到南屋地面上的了，越积越深。把怕泡的东西放到高处，尤其是“蜂窝煤”等，然后我回到北屋。这时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猛，有一个多小时了。雨量足到了“暴雨”的级别。院里的积水逐渐上升。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正屋北墙缝里开始向屋里渗水了。我赶紧抄起一把铁锹趟着深水绕到房后去查看处理，原来后邻居家的院子高，地面距离我家后窗才一米高，积水排不出去就渗到我家屋里。我赶紧沿我家后墙根堆起一尺多高的泥堰一解暂时之忧。忙了几十分钟回到院里，积水已经爬上门口台阶快到门槛了。大雨照样“哇哇”直下一刻不停，说瓢泼说倾盆都不准，简直就是天“漏”了。平时的大雨时紧时慢时大时小，而且下上一个多小时就渐渐停下来，今天的雨下了两个多小时了还是继续下。一看胡同里的水已到膝盖了，水面上飘着塑料筒子、油瓶子、小坛子、木头板子……因为二中地势很洼是个“盆子底儿”，北面的南关村是比这里高出近两米的高